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中央突破

柯南 曾先

中央突破

上 集

炮声隆隆，战火熊熊……

层峦叠嶂，波涛滚滚……

迭印字幕，（旁白）：

一九四七年，人民自卫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为了彻底摧毁美蒋继续把战争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阴谋，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我人民解放军主力一部，配合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钳形攻势，六月三十日再次跨过汹涌澎湃的黄河，揭开外线进攻的序幕，一举歼灭敌军整编55师，32师，70师以及打响反革命内战第一枪的66师。而后，以中央突破的排山倒海之势，挥戈南下，斩断陇海路，千里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敌人的纵深腹地，展开中原逐鹿，转战江淮河汉，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毛主席教导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推出片名：《中央突破》

鸟瞰，羊山集战场。

枪声稀疏，若断若续。

七月，暴雨乍晴，硝烟弥漫。阳光穿过烟云，照射着即将全歼敌军六十六师的羊山集。羊山集是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庄子，坐落在微山湖西的低洼地带，庄子本身是一坐平地突起的小山，形状煞象一只坐西北，面东南，昂首蜷卧，正在反鸣的大公羊。除掉庄子西北头波状起伏的小丘构成“羊尾”，可以从此通上“羊脊背”的山顶之外，东边“羊头”和北边“羊背”之下全是断崖。南边傍山，从西到东是一条大街。整个庄子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大街外面有围墙，墙外有宽厚两米的铁刺鹿寨，再外面是三米深四米宽的水壕。由于淫雨连绵，我军通往羊山集前沿阵地的交通沟里，泥水没膝。民兵和群众担架队正从交通沟里往下运送伤员。

四外树林中，我军各种炮群已经停止轰击。榴炮射手大老曹高兴地抱住自己的榴炮筒子亲吻。他把腮邦贴上炮筒子，忽然撒手跳开说：“呵，满热情，烫脸呢！”大家听着哄笑起来。

“羊脊背”上敌人的炮兵阵地，被我炮击所毁，到处都是崩塌的土块和石头，四分五裂的敌尸和枪炮、弹药箱之类。

“羊脊背”上硝烟渐渐消散。出现几个英武的军人。这是体态粗壮，浓眉大眼的漳河纵队司令鲁海生；中等身材，肩宽腰圆的炮纵司令雷洗光和体质坚瘦，脸膛白晰，双眉清

秀，目光炯炯的八十一旅旅长袁征；还有早期发体，个头稍矮，满面慈祥的八十一旅政委毕革坚。另有几个参谋、警卫人员。

鲁司令诙谐地拍了一下雷洗光的肩膀，指着敌人的炮兵阵地：

“感谢你呀，老雷，你真是‘战争之神’呵！”

雷司令摇头：“解决战斗，还是你们手中的刺刀！”

鲁司令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眺望。镜子里映现出的图景：山下大街南面围墙倒塌，铁刺鹿寨被我炮火摧毁一个大缺口，水壕上架起了便桥，敌尸横三竖四躺在地上。西面“羊尾”地带，经过白刃搏斗，敌人的破烂工事上散乱着爆炸过后的手榴弹木柄，被刺死伤的敌兵东倒西歪地躺着。

街上，战士们在命令俘虏站队，追赶捕捉脱了缰的战马，汽车四轮朝天，枪枝、弹药遍地狼藉。几座家屋在燃烧……

又一阵枪炮声骤起。

七七团三营对六十六师师部开始进攻。这是一座混砖到底的两进深宅大院。院子周围布满了铁刺鹿寨和用沙袋堆砌的胸墙。邻街屋脊上的沙袋工事里隐藏着两挺机枪，正在疯狂射击。沙袋上插着一面长形小黄旗，上书“忠勇无敌”四个大字，落款是：“书赠中原前线六十六师，蒋中正民国三十五年双十节”。这是去年他们围攻我中原部队，打响反革命内战第一枪的血腥罪证。

脸膛黑红，颧骨突起，膀宽腰圆，个头不大，两眼闪烁着光焰的我三营长赵定山挥手站起，一声喊打，弹如雨下，敌人屋顶上的沙袋工事，被凌空粉碎，罪恶的小黄旗缓缓坠

地，战士们踏着小旗冲进院内，展开白刃战斗。

赵定山左臂负伤。医助毕冬竹带着卫生员和男女民兵上去抢救伤员，替赵包扎，赵挣扎着。他等包好伤，又冲入院中。

鲁司令员把望远镜递给警卫员，转对袁征：

“要注意，最后歼灭敌人的时候，战士们的仇恨和政策往往发生磨擦！”

袁征：“他们团长卫任敏在那里。我去看一下。”袁敬过礼，向山下跑去。

二

高个子的拼刺能手王长恨，五短身材的胡大丁带领五班战士们首先扑进敌人师部的堂屋，刺刀逼上敌人的胸膛：

“不准动！谁动我挑了你！”

五个不戴军帽，没穿上装，只穿马裤马靴，一律白衬衫的敌六十六师指挥官，笔直地站起，两眼平视，渐渐眯封起来。他们手中的小手枪接二连三滑落到地上，有人手在发抖。

墙上的军用地图，图钉已经脱落，地图飞墙挂壁地摆动着。屋子中间的长方桌上，铺着羊山攻防态势图，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一瓶红墨水倒下来，鲜血似的漫流着，侵蚀着图纸。几部电话机的听筒统统横躺在桌面上，报话机的送话器，吊在桌边摆动。地上满是香烟头……

赵定山瞪着血红的眼珠冲进来吼问：

“哪个是师长？”

一个中等身材，面色黧黑，方脸，腮旁微现短须，体态壮健，五十上下的人“卡”声立正，无表情的大声说：“兄弟！”

赵定山咬牙切齿地扑上去指着敌人说：“就是你打响了反革命内战第一枪……”战士胡大丁“哗”声端起刺刀说：

“我挑了你……”浓眉大眼，贯字体形的七七团卫任敏团长拿着敌人那面破烂的小黄旗，突然跨上前去大声说：“赵营长，你……”

赵定山急忙闪开，屋里静下来。

胡大丁立正说：“报告团长，他（指敌师长）是个凶手！”

卫任敏对着敌人眼神逼视，心平气和：“你是师长吗？”

“是的，兄弟是……”敌师长又一次立正。

“把手举起来！”卫任敏严肃地命令。

敌师长犹予，注视卫。其他人统统举起了手。

卫任敏忿怒地把手中的小旗甩在地上，训斥说：“打响反革命内战第一枪，是你们的耻辱，罪恶，这旗是你们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铁证！走！”

敌师长慢慢举起了双手。

三

溽暑七月，鲁西南农家的堂屋。院内栽种着石榴树、凤仙花之类。哨兵持枪站在院门之外，警卫人员在院内走动。

短发斑白，身着白麻布衬衣，肩膀宽平，中等身材，五十七、八岁的野战军司令员，满面欣快地面窗端坐桌边。桌

上铺着一张公用八行纸。司令员左手指缝里夹着一支吸燃了的香烟，右手提起毛笔，蘸饱墨汁，挥笔疾书。

狼山战罢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书毕成歌，歌声骤起……

身材修长挺拔，严谨，冷静，惯于思考，看上去不过四十几岁，同样身着白麻布衬衫的野战军政治委员，同一贯讲究军风纪，服装整齐的参谋长并肩面壁，正注视着图上显示敌人从陕西、予北、武汉、山东等地向鲁西南开进，增援六十六师的黑色箭头。屋里很静，只有政委手中的芭蕉扇从背后轻轻扇动着脊背的声音。

“报告！”机要处长拿着电稿夹子进来，参谋长原地转身。机要处长打开夹子，拿起铅笔。

参谋长习惯地挺起胸膛，并拢脚根，缓慢地说：

“毛主席并军委：我已全歼羊山之敌六十六师，拟休整十日，斩断陇海，挺进大别山。”机要处长记下电文之后，参谋长征求司令员和政委的意见：

“可以吗？”

政委：“可以。休整时间要看敌人。”

司令员忽地站了起来。大声说：

“搞掉六十六师，我们轻装罗！”司令员比着手势说：

“不然，要背起多么大的包袱上路哟！他会咬我们的屁股哩！”司令员从机要处长手里接过铅笔，在电稿上迅速签字：“要得，快发！”机要处长敬过礼，走了。

政委微笑，指着图上敌人增援羊山的醒目箭头：

“这些家伙让不让我们休整十天还是问题。”

司令员：“主要看天候，看黄河水位。蒋介石是把黄河编入他的战斗序列的。目前我们是在鲁西南的洼地哟！至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的敌人，照例还是腰来腿不来，各顾性命要紧。我们就是希望他们靠近一点（两手比合围形式），然后突然杀出去，免得他们堵截我们的去路嘛！”

政委：“六十六师被歼灭之后，敌人也可能重新调整部署。”

司令员思索：“嗯，有可能……”

政委：“估计王敬久不敢马上告诉蒋介石六十六师在他眼皮下面被歼灭的事。”

参谋长：“调整部署要时间，无非是找我们决战嘛！那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蒋介石并不知道我们准备干什么。”

司令员朗朗大笑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主动嘛！”然后拉住政委和参谋长到桌边去看他的诗稿。

四

盛夏的雨后，微风推移着低空的岚雾。好象剥去了一层轻纱，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茂林葱翠，碧壑嶙峋，葛藤蔓蔓，怪石矗矗，夕阳残照。阔叶林间，不时滚流着水银似的水珠，鸟雀在枝头抖动着被雨淋湿了的翅膀。一只松鼠爬出穴洞窥视。

浓阴覆盖，宁静如睡的山洼里，渐渐露出了红瓦白墙的西式屋顶。这是儿皇帝蒋介石为他的“太上皇”美国顾问特

意安排的消夏去处——牯岭别墅。别墅是富丽堂皇的一楼一底的西式建筑。朱红色的屋顶，淡绿色的门窗，雪白的麻石墙壁和台阶，周围是宽阔的大理石走廊，低低的白石栏杆。楼上左边伸出一个半月形的阳台，阳台下边是一个同样形式的小舞厅；透过落地大窗的茜色窗纱，可以隐约看到几个身着军便服的美军青年军官，女报务员，还有一些奇装异服的中国少女正在疯狂地跳着狐步舞。右边是报务室，几个美国女通讯兵和中国女报务员正在滴滴答答发报。正面是一间豪华的厅堂。三面玻璃大窗，宽阔的白色窗台。靠窗放着各式沙发，一张圆形桌子摆在中央。正壁上挂满了长江以北的军用地图，图上用许多黑色的粗大箭头，标出了他们在山东，陕北两地的攻势，又用浓墨划出了横贯东西的陇海铁路，把他们的东西两钳连结起来。看上去好象一支巨大的哑铃。另有四个标志我人民解放军的红色大箭头，从北向南，跨越黄河，在陇海铁路以北，鲁西南的湖西地区，把他们的六十六师包围在羊山集。再往南近若咫尺的万福河南岸的金乡地区，是他们的五十八师和整编二十四军军部。

一个头发灰白，体态魁梧，身着美式军便服的美国将军，口含烟斗，背剪双手，全神贯注地面对壁上的敌我态势图不断横移着步子向地图上瞅着，一团团烟气从他嘴里吐出来。观众可以从他的肩背和在背后交叉着的两手手指弹动着的动作看到他内心的焦灼不安。他的左手中指上有一颗巨大的宝蓝色钻石戒指，钻石被刻成骷髅形，不时发出闪光。

将军突然转过身来，从桌上抓起一支米突尺，跑过去从挂图上量了一下羊山到陇海铁路那段距离，又把米突尺横起来，从羊山向南往陇海路上猛一推，米突尺不自禁地从他手

中滑落到地毯上，尽管一丝声响也没有，那将军却忽地趑趄了一下转过身来，紧锁双眉，一脸横肉痛苦地抽搐着，下意识地轻声自言自语：“危急……危急！”他那双眯缝成一条线的眼睛几乎要浸出泪水，惊恐失神地死死盯住厅堂另一端的大窗户。

整个厅堂的地板，被一条特制的、碧绿如茵的地毯覆盖着，图案是一塘深秋的残荷，败叶苍苍，老梗摇荡，剥去莲子的莲蓬，四分五裂地垂挂着，塘岸蓼花凋谢，芦苇枯黄，几只野鸭从瑟瑟秋风中展翅惊飞，构成一幅活生生风声鹤唳，仓皇败落的景象。那将军直挺挺地站立在荷塘的岸边，百感交集，拚命吸他的烟斗，吐出团团烟气，身子梦也似的轻轻摆动……

突然，屋子中央铺着白色桌布的园桌上，一部粉红色的电话机发出了银铃般颇有节奏的响声。将军如梦惊醒，上前抓起了听筒：

“哈罗……嗯哼……是……我是梅……什么？委员长已经从开封回来了？要到我这儿来？……好，好！”他撂下听筒，选择一个沙发坐下来，使力吸了几口烟斗，烟斗已经熄灭了。

五

暮色苍茫，归鸦阵阵，溪流湍湍……

两辆黑色的美制卧车，跟着两辆警卫车，从饰有青天白日标记的“庐山训练团”开出来，哨兵行注目礼，穿过丛林、小桥，在峭壁刻出的公路上蜿蜒奔驰。

“牯岭别墅”门口，哨兵立正注目，车队鱼贯而入。

车在门前的白石阶前停下，美国将军走下台阶。第一辆车里跳出来了身穿上将礼服，个子矮小，挺胸跷腿，家雀似的参谋总长陈诚。他用正规的立正姿势向美国将军行了军礼，将军还礼微笑。第二辆车里首先伸出一只穿着棕丝凉鞋的脚，而后爬出身着银灰色杭纺大褂，手持牙骨小手杖，秃顶闪闪的蒋介石。美国将军急忙上前敬礼，握手，连声说：

“委员长辛苦了！”

蒋介石抬起头来，滚动着千年老蛇般的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满口雪白整齐的假牙，阴森森地扫视了对方一眼说：“还好，还好！”然后跨上台阶……

厅堂天花板上悬挂着的灯群，四壁装有各色罩子的壁灯，还有墙根脚儿一支接一支的太阳灯管统统打开。地毯上的残荷被各种角度的光线照耀着，更加重了满屋萧索浓重的秋意。

蒋介石首先走进屋里，故作潇洒地沿着窗子飘飘然慢步了大半个圈子，然后转过身来，看到美国将军和陈诚仍在桌边不知所以然地站立着，于是堆起满脸笑容，盯住美国将军，没头没脑地说：

“梅将军，怎么满面愁容，是睡眠弗好？还是为羊山集的六十六师担心呢？”

“不，不，我担心的是贵国的民主与和平。假若鲁西南共军再向南推进，切断陇海路，那么我们山东和陕北的钳形攻势就统统的……统统的完了！”他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膀，朝蒋介石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亲爱的委员长先生，这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大陆上攻势将属于共军，而不

再属于我们了！”他不自禁地退后一步，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蒋介石干笑着，用手杖使劲儿捣着地毯说：

“笑话，我们中国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置诸死地而后生’，也就是‘否极泰来’的意思，我相信阁下是很明白的。上帝既然把我们捆在一起，很快他就会给我们一个传奇似的胜利，就在鲁西南！”

梅仍然摊手耸肩，很坚定地说：

“你的意思我明白，上帝爱护我们，正象我们忠于上帝一样，但是，胜利要条件！我亲爱的委员长先生！”

蒋介石转身蹲进一个老大的沙发里，大腿压住二腿，脚尖儿摆动着说：

“是的，要条件！”他用手杖指住陈诚：“把我们这次在开封对于鲁西南作战的重新部署告诉梅将军，请提意见！”

陈诚急忙走到地图跟前，顺手拣起地上的米突尺，立正挺胸，大声说：“胜利来自决心和力量！”然后踮起脚跟，用米突尺指荥阳山集说：

“将军，请看这儿，我们很快就会迫使共军背水作战，一举消灭之！总裁（立正）已经亲自命令从西安、潼关、洛阳、予北、汉口，还有山东等地调集八个整编师，日夜兼程，火速分进合击，驰援羊山集。难道这还不是条件吗？何况这股共军不过十万之众，他们连续吃掉了我们三个整编师，正在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被我六十六师紧紧扭住，欲罢不能，欲走不脱，岂不正是总裁向往已久的‘湖西决战’吗？……”

“我从去年秋天就打算同他们进行一次决战了，不料推

迟到现在！”蒋介石冷冷地插上说。

梅顾问感到茫然，他好象没有听见他们说些什么，进一步追问：

“总长先生，请问六十六师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增援部队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

这句话显然打中了要害，然而刚愎自用，讳疾忌医的陈诚，感到顾问过分低估了六十六师的战斗力，因而面含愠怒，反唇相讥地回锋说：

“顾问先生可以放心，六十六师不象贵国军队，需要首先铺下地毯才能卧倒射击。何况，他们还据有有利地形呢！”

梅将军感到刺痛，尚未说出话来，蒋介石急忙岔开说：

“我可以负责任地向盟邦保证，作为我军钳形重点攻势大动脉的陇海铁路，万无一失，战局很快就会出现奇迹的。目前我军需要的仍然是装备和弹药，这一点杜鲁门总统非常理解。好了，不谈这些了，我们到这儿来是休息不是作战，梅将军珍重健康呀！怎么样，听听收音机好弗好？”

“好的！”梅将军无可奈何地说。

陈诚看了一下表说：“正是时候，听听延安说什么。”然后忘形地自言自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梅哈哈大笑。

收音机声：

“新华社鲁西南前线消息：困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六十六师，已于七月十四日十五时五十分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生俘该师师长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美制武器和军用物资，羊山集已彻底解放。”

梅顾问瞠目，陈诚陡然跑过去关上收音机，瞪大眼珠嗥叫说：

“王敬久为什么没有报告？这不可能，造谣！造谣……”

话音未落，一个突然的闪电送来了震撼山川的炸雷，大风撕吹着所有的窗帘，猎猎作声，屋内现出山雨欲来的气氛。“报告！”门外大声喊着，一个蒋军少校急匆匆地冲进来，在陈诚面前“卡”声立正。双手颤抖着说：“金乡王军长急电！”把抄报纸递给了陈诚。

“啊！……”陈诚接过电报，面如死灰，上牙咬住下唇，抄报纸在手中微微抖动。梅顾问急忙靠近去。

电文特写，画外声：

“由于共军攻势猛烈，援军迟迟未到，六十六师终于在本日十五时弹尽粮绝全军覆灭。职王敬久。”

蒋介石扑上前去，夺过电报，撕成碎片，狠狠朝桌上一甩，纸片被风卷起，满屋飞扬；他又朝桌面上猛击一掌，桌面上的花瓶猝然倒下，水在桌面上流淌，然后恶狠狠地发泄说，

“王敬久可杀，可杀……”

陈诚急忙点头摇尾上前：

“完全可杀！他手里抓着五十八师，居然看着六十六师为党国成仁！成什么体统？这……”

梅将军呆若木鸡。

窗外又一个炸雷，瓢泼大雨倾注下来。蒋介石陡然跑到地图跟前，朝图上瞟了一眼，然后转身盯着窗外大雨，咆哮说：

“把他们统统淹死！”他顿了一下，朝陈诚和梅将军走

近去厉声说：

“黄河！黄河！”他斜眼瞟着窗外的大雨：“命令开封部队，严密注视黄河水位，只要山洪爆发，河水满槽，就在……”他跨近地图，用手杖指住开封以东黄河河身向东南凸出的弯部：“兰、考之间强行破堤，让黄河保卫陇海路，把共军统统冲进微山湖！增援羊山的部队继续前进，迅速合围！”

陈诚急忙立正称是。

梅将军无可奈何地说：“委员长先生，二十天以前，共军不是把‘四十万黄河大军’踏在脚下，开进鲁西南的吗？我……”

蒋介石突然伸出一根拇指指住梅将军：“顾问先生，上帝是不允许嘲笑朋友的，你……你……”随即蹲在沙发里。

梅将军首先摊开双手，继而两眼直视窗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窗外的暴风雨仿佛夹带着中国人民的无限愤怒，更猛烈地冲击着这座红瓦白墙的别墅，屋子好象在风雨中飘荡。

六

雨晴，滚滚东去的黄河。

黄河渡口上，我军伤员、俘虏源源北渡。

正在抽条的高粱、玉米、谷物和豆类的田间，低洼处渍满了雨水，大道上的车辙痕印全被渍水淹没。

紧傍黄河南岸的小村、茅屋、树林，沐浴着阴雨乍晴的阳光，翠碧欲滴，七七团三营驻在这个小庄上。

庄子背后，黄河岸上间隔半里左右，有三座用树枝谷草搭起的简陋哨棚。每座棚下有一个持枪民兵和一个全付武装的战士守望着面前远近不等的水位标杆，标杆上刻着醒目的红色尺度。

最靠近庄子的第一个哨棚，是利用一棵粗大的断头柳树搭成的。棚下站着紧锁双眉的胡大丁和一个浓眉小眼，园胖脸庞，神态有趣，体态壮实，年约十八九岁的民兵小伙子。

胡大丁心事重重，目不转睛地盯着水位标杆。

民兵瞅了一下胡大丁的脸色说：

“这一回你们不能再回黄河北去了吧？打到陇海路上三回，消灭那么多敌人，还不反攻吗？”

胡大丁不转脸地说：“不知道！”

民兵：“我看八成还要过河往北开，老这么拉来拉去，群众受不了啊！”

胡大丁忽地转过身来问：“谁说的往北开？”

民兵哈哈地笑着说：“老规矩嘛！你没见俘虏和伤员连明彻夜过河往北边送吗？要不，咋能要咱们来看守黄河？黄河它又不会开小差。”

胡大丁不照面地感慨说：“黄河不会开小差，蒋介石会逼它开小差呵……民国二十七年，你还小……”

民兵急问：“咋啦？你家不在黄河北，还没有分地吗？从前吃过黄河的亏吗？”

胡大丁直视河面，深锁双眉。突然说：“甭提啦！家……”他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镜头从他直盯着的水位标杆上化出——

断壁残垣，枯树归鸦。满目蒿莱，汪洋无际的豫东南黄

泛区岸上，一座屋脊塌陷，坐北向南的茅草屋。屋外散乱着从黄水里捞出来的柴草，寒怆无比……

旁白：“三年前……”

秋日的黄昏，西天流散着残霞，屋里冒出微弱的炊烟，传出断续的呻吟。胡大丁的父亲患了重病，在绳床上蜷曲着，脸色惨白，痰声噜噜，看上去不过五十上下的年纪，母亲正在用手替他按摩喉管和胸部，十六七岁的妹妹芬妮儿，默然坐在小炉台根儿烧火，十四五岁的弟弟胡二丁，不知所措的呆站着。父亲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重病的大丁。母亲泪流满面地劝慰说：“他爹，孩子天一黑就回来，他躲壮丁去了，有啥话你就先对俺说吧……他爹……”

天色渐渐暗下来，保长带着四个保丁，全付武装，鬼鬼祟祟来到屋后躲起来。

胡大丁蹑手蹑脚，东张西望回来了。他刚迈进屋门，保长保丁便扑上去，绳捆索绑地将他拿住了。大丁挣扎着，母亲，妹妹，弟弟齐呼乱喊，撕拉着追到屋外。母亲被保丁一脚踢倒，妹妹被保长双手猛推，劈脸栽进了滔滔黄水。弟弟不敢再近前，大丁就地滚着，被拉走……

镜头返回来：

胡大丁愤怒的脸。他咬牙切齿，双眼充血，一转身端起刺刀“卡”的一声朝保长刺过去，刺刀戳进了身边的大柳树，拔不出来了。左臂负伤，用三角巾挂在脖子上的赵定山和卫任敏正好到了面前，他们趑趄一下闪到树后。

胡大丁如梦惊醒，撒开拔不下来的枪，二目圆睁，对赵定山、卫任敏立正。民兵盯住赵定山呆若木鸡……

赵定山暴跳起来：“搞什么名堂！你……你想算我的伙